

徐小斌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睡蛇的伤口

Shuǐsē de Shāngkǒu

徐小斌 / 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睡蛇的伤口

Shuishe de Shangkou

徐小斌 / 著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睡蛇的伤口/徐小斌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10

(当代名家精品珍藏)

ISBN 978-7-5396-5506-2

I. ①睡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8181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统筹: 朱寒冬 岑 杰

特约组稿: 上海之冠文化

责任编辑: 岑 杰

装帧设计: 丁 明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8 字数: 350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睡蛇的伤口

Shuisheshe de Shangkou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【作者介绍】

徐小斌，著名作家、国家一级编剧。代表作有《羽蛇》《敦煌遗梦》《德龄公主》《双鱼星座》等。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、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奖、第八届全国图书奖、加拿大第二届国际大雅风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等重要奖项。作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并入选“亚洲著名女作家”，有部分作品译成十余国文字在海外发行。

自幼习画，师承名师。曾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过个人刻纸艺术展，并多次参加各类重要画展，出版美术作品集

《华丽的沉默与孤寂的饶舌》。在文学、影视、美术三界均有建树。



聆听者(代序)

我平时看小说,遇见人神同路的文字,总有点好奇,但看着看着,失望的时候居多。小说能像《聊斋志异》那样易读耐读,不太容易。五四之后的小说家,是注意到小说的神异之美的,但那时候被现实所迫,灵异的文字却少之又少。谈到灵异类的作品,女性有其专长。中国的女性作家,以爱的主题和童话的方式为文者颇多,冰心、梅志都是代表性的人物。偶有天籁式歌咏者如萧红那样的人物出现,也无非感伤的抒怀,丁玲、庐隐都是这样。唯有张爱玲,以冷眼看世,样子是俗世的波光,绝不进入天国之中。她在俗界里却又奚落着俗物,离不开的也恰是她揶揄的世界,神界的路,遂被关上了。

张爱玲是一个绝响,她之后的女性写作,已不太易出现晚清式的微温和精致,现代的不安与苦楚在许多人那里起起落落。张洁、王安忆、残雪,都有不凡之笔,天地之色因之而变。女子审美的路子也多样起来。前几年我注意到徐小斌的作品,感受的是完全不同的女性之音。她的小说总有迷幻的气息,沉浸在一种神秘的世界之间。不过这种沉浸不是逃逸,却是另一种对抗。所有的诱人的表达都和对抗世俗有关。以幻觉的

存在冲击苦难,且咀嚼苦难,先前文学里的套路在她那里被改造了。

我和徐小斌是一代人,经历相近。但她走的路,和许多人不尽相同。她是喜欢进入人的神秘的精神之域与上苍对话的人。她最初的小说《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》,就注意那些异样的青年,对人的内在世界有种拷问的视角。后来《双鱼星座》《迷幻花园》《天籁》则是另类的声音,与同代人的小说都不太一样。作者变换着说法,向着命运的世界发出问询,一会儿是历史题材的《德龄公主》,一会儿是幻想之作《炼狱之花》,一会儿是神界与俗界间爱欲与放逐的交响《羽蛇》。她的文字很美,是萧飒与明丽间的反转,流泻着无奈的奇音。我们读这样的文字,总觉得有一个漂泊的灵魂在游荡着。这些涌动着激流的文字,为解析女性意识的变迁好像也提供了些什么。

我最初读她的作品是20世纪90年代初,那时候北京出现了诸多试验性的小说,“新体验小说”就是在那时候的一个新样式。徐小斌写的那篇《缅甸玉》是参与其间的习作,但却与那个口号有点格格不入。我发现她和那时候的当红作家不同。文字干净漂亮,没有同代作家的过于功利的样子。小说完全在自己的世界里,而又非封闭的自恋,总能够看出对现实批判的态度来。但后来发现她的作品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她有自己不能平息的焦虑,而且在一条曲折的路途上走得越来越远。

我们说那是一条曲折的路,乃因为其精神一直面

临的一种难度。阅读徐小斌,总觉得是一种苦涩的跋涉。但那艰辛里也总有神灵的召唤,在黑暗里还时时闪着奇光。她写女性,有点残酷,常常是本原的昭示,那些外在的光环一个个脱落了。作者经历过“文革”,见证过20世纪80年代的“文化变革”,总能以旁观的角度去审视昨日的历史。在那些文本里,完全没有逃逸,乃是一种精神的面对,甚或一种搏击。这让我想起卡夫卡和鲁迅。其中不是模仿的问题,而是一种气质的联系,徐小斌在本质上,和这样的传统是有关的。

有一次我们谈起汪曾祺和林斤澜,她说自己更欣赏后者神秘。我忽然觉出什么是她世界里的原色。林斤澜一生推崇卡夫卡与鲁迅,那么说他们之间有种相似的地方是对的。徐小斌有童话写作的天赋,却放弃掉那些逃避现实的缥缈的梦,从童话中又穿入到冰冷的世界,于是真俗之变在明暗里波动不已。她绝不躲在安详之中,习惯于一种苦运的承担。而有时,又津津乐道于对残酷的凝视,在拷问里进入自审的快感中。徐小斌在小说中制造了许多神异诡秘的空间,说那是巫的世界也未尝不对。她承认自己对神秘的存在有一种兴趣。许多写作表达了对冥冥之中的那个存在的好奇。我们在其文笔里甚至还能够听到远古的巫术之曲的盘旋,真的有些离奇和玄奥。我在想,作者要通往的恰是那个无名无形的域外之域。

让我们对比一下残雪的小说。在残雪那里,哲学的东西存在着,近代非理性的意识在作品里弥漫着。徐小斌不是这样,她是回到原始的混沌里,在谶纬与巫

音里与现实对话。《羽蛇》的世界处处是这种玄音的流动,人物之路在宿命般的世界滑动。仿佛有了上帝之眼,瞭望着我们日常所看不到的地方。再比如王安忆,其笔墨总变化着,试图寻找另类的存在。但这里,王安忆常常有对日常欣赏的驻足,旧文人的古雅与飘然暗藏其间。徐小斌似乎厌恶这种士大夫传统,在空白点上起飞,才是她所需要的。虽然也不断开辟自己的心路,可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变的一种情感。那就是对俗界的失望和神界的渴望。而那神界的一切,不是在缥缈的存在中,恰是在对俗界的挣脱过程才可以见到的。

徐小斌不认为自己是属于主流的作家。她自己对流行的存在一直持拒绝的态度。她笔下的许多人物不谙世俗,而另一些人则俗不可耐。她面对那些俗态并非弃置,而是将其安置于历史与天命的时空里,将其一遍遍地透视玩味。可怜的人间是定命于什么世界中的,在看不见的地方有我们性命的本然么?她困惑于斯,又沉迷于斯,小说变成了漂泊者的一种记录。这样的实验,是作者试图与同代人保持距离的一种冷观,热的背后的冷气,才有她的本意在。

神界在作家那里往往是没有烟火气的存在,但徐小斌却带着沉重进入那个世界。只有明暗的对照才有意义,美丽是因灰暗的存在才显示出来光泽的。这个理念在《羽蛇》里表现得十分充分。《羽蛇》是至今为止她的最重要的作品,我们在此进入一种梦幻般的世界。女性一些追求常常在天上,却不易接到地气。《羽蛇》却是天上人间浑然一体的文本,人间世的惨烈之物和

冥冥之中的万物之神都在默默地对话。母女的对抗，姊妹的对抗，还有社会的对抗。伦理被颠覆到另一个天地里，世间已没有了可爱的词语。这部小说的故事是寓言与史诗的叠加，但又仿佛不是。有人在她的文字间读到巫气，那原也不错。但我以为还有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余音在。我们再往上溯，可以推算到五四。鲁迅的话语方式其实也隐约含于其间的。

我有时候在她的书里读出一丝李清照式的清俊而哀婉之调。她的文本有时会 and 曹雪芹式的古朴之美衔接着。但这种调子不久就被另一种情绪淹没了。一旦写到古人，比如太平天国或者慈禧太后的宫闱密室，她的笔毫无轻松的感觉，没有飘然的神意在。她大概也染有五四人的积习，厌恶古老的幽魂。你看她在《德龄公主》中所表现的晚清生活，在《羽蛇》里呈现的五代女人的苦运，都非恋旧的吟哦。徐小斌在作品里呈现的是人性的恐惧，女人与女人，女人与男人，男人与男人，都在紧张之网里纠葛着。人与人间压迫性的气场，在她的作品里无所不在。这很像卡夫卡的小说的恍惚与幽玄，完全是另类的时空下的一种存在。希望的不得两全，是人间的宿命。她说人一越界便获得清醒的觉态，可是自己的本真也失掉了，无法再回到旧我之地。渴望所得的那个存在，最终变成要苦苦逃脱的魔网，这是怎样的人间呢？如果写作是这样一个彻悟的过程，那么其倾诉的意义便也被消解掉了。

张爱玲在描写俗世的时候，失望的感觉从没有消失过。有时候对恶的呈现，超过了卡夫卡和鲁迅。那

样不以为然的打量，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冷漠。人被缠绕在死寂里，几乎不得呼吸。可是在描述俗人俗世的时候，她对服饰、建筑、人物的投足之间的神色，都有精妙的勾勒，有时甚至还带着一种沉醉和把玩的心态。这是一种灰暗世界的幽光，在暮色里将死的什物旁还依然存在动人的精魂。这是张爱玲的妙处。徐小斌却厌恶所厌恶的一切，她在精心描述俗界的男男女女时，把美的刹那留给了那个上苍的流云。她总能够在迷惘和无助的时候聆听到那流云里的声音，神界的色彩雨一般浇在灰色人间的深处，以致连魔鬼般的存在也被喷淋着。徐小斌本能地有着这种沐浴的冲动，她以纯然冲洗着人间的积垢，在那冲刷之间，你或许也能觉出她的爽然的快意。

在没有美的地方，以诡异的方式呈现出一种美，可能是审美的另类途径。《羽蛇》的主人公在孤独中常常有这样的幻觉：

譬如我看见窗外晾着的衣裳在夜风里飘荡，就会觉得是一群没有腿的人在跳舞；听见风吹蔷薇花的沙沙声就吓得哭起来，认定是有蛇在房子周围游动。在门口那个清澈见底的湖里，在有一些黄昏（说不上来是哪些黄昏），我会看见湖底有一个巨大的蚌，那蚌颜色很黑，有时候它会慢慢地启开一条缝。

这显然是一种巫气的弥散。在美丽的幻觉里有惊

恐的存在。有时候在她的文本里或者能够看到人妖之变,真幻之变和善恶之变。美丽的与邪恶的在一个躯体里。比如主人公的绘画:

羽正在画那幅画,色彩浓丽得令人恐怖。大红大绿大蓝大紫到了她笔下,便成了非人间色彩。血红浓艳如凝固的血液,湛蓝碧绿又像是浸透了海水,乍看是花朵,再看又变成鸟兽。在羽的画中,自然造物是可以转换的。钴绿从玫瑰的花瓣里辨一只鸟头的时候,他同时又发现它是一只鱼头,于是彩色的鸟羽又转化成了鱼鳍。有无数的眼睛藏匿在这片彩色中,撕开眉眼便发现原来那是一只只魔鬼般的怪兽——钴绿惊叹邪恶竟如此容易地潜藏在美丽之后,甚至不是潜藏,竟是中了魔咒似的可以随意变化腾挪。状貌古怪的黑女人,青铜色的魔鬼面具,霏雾般轻灵的鸟,花朵中藏着的彩色蜘蛛,失落在蓝色羽毛中的金苹果……

我以为徐小斌的审美基调大概在这类的文字里,或者不妨说,她的审美维度是从这样的片断里被外漏出来的。这恰是林斤澜所欣赏的存在,而非汪曾祺式的温和之所。林斤澜的身上存在着男人最美丽的一面,纯粹得让人心动,而其精神追求里流动的却是无序的、反理性的幽思。他自觉地行进在鲁迅、卡夫卡、加缪的世界,不被确切性的道统所动。只是他还存在于

男性的世界,且不忍对弱小者的拷问。然而在徐小斌那里,世界变了,妖道无所不在地摆动着一切。她在最纯然的女性那里也看到了不幸与恶毒。人妖之变也成了艺术的内核。在女性写作里,如此把妖性与神性一体化地表现着,确不多见。

如果深入她的经历,就会发现,徐小斌是那一代人里的叛逆的一员。这种叛逆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隐喻的存在,而有对生命的凝视时的虚无和无奈。她的作品里承载着一代人的不幸。所描述的那些遗存,我有许多经历过。但我们这代人的价值是单一的,思想常常扭曲在苦涩的记忆空间。她的写作,在我看来是摆脱无所不在的价值法则,对政治、经济、伦理法则的对抗,对自身、他在的对抗。她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种对未见的文明的期待,或者说圣界的期待。在作者看来,俗世的一切差不多都被污染了。

王小波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以笑的癫狂与我们见面。王安忆有时勾勒历史的明丽的一面给世人。史铁生在有限性里不断追问那个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存在,是神学与哲学的静思。徐小斌不是这样,她似乎缺少史铁生式的盘问,也没有士大夫的雅趣,和对经验哲学的偏爱。她沉浸在自己的王国,撕裂着历史之维里的幻象,且把自己的神性的目光投入到没有绿色的地方。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再生的过程,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精神化的交代。在小说里,越是挣扎的地方,越有一种美丽的感觉。那些阴郁、绝望因了这样的挣扎黯然失色。她的挣扎绝不是无节制的倾诉,相反却是一种有

目的的冥想。所以我内心感到，徐小斌其实不是在解释什么，还原着什么，而是在构造着什么。她在自己的园地里构建着一个艺术的乌托邦。这些艺术不是梦想者的舞蹈，而是对抗旧梦的玄学的闪光。在没有语言的地方，徐小斌得到了快慰。她用自己的语言击退了语言。恰是那些色彩、流动的旋律，书写了词语之外的存在。而这，恰是她所要的地方吧。

我往年读《源氏物语》，惊叹作者写女子的精细与逼真。男人写女人总有错位的一面，平和起来不易。唯有女子面对女子，才会提供另类的心绪。中国的男性作家写女子，茅盾是一个高手。《蚀》三部曲对新女性的描画，让人叹之又叹，但一种欣赏与品玩的因素未尝没有。女人理解女人呢，不需要格外的套路，可以直指人心。张爱玲写民国的女子，味道就完全不同了，其间多了另外的东西。我读中国女性的小说，看到惨烈的女子世界本真的揭示，觉得惊异和不安。徐小斌是直面女性的一切隐秘的。她毫不温吞地勾勒出形形色色的人与物，惊艳的与庸常的都尽入眼底。这也有张爱玲式的绝望。只是没有那种贵族式的流盼，把视界都放在楼阁间。徐小斌是有历史情怀的，她绝不逃避政治，而且在与俗世对抗的时候，关注的也恰是百年文化的经验。徐小斌懂得，绕过这些来解释自己的经验或建构精神之厦，是大难的。

那么，神界真有摆脱苦楚的真药吗？在那个看不见却可以思恋的地方，有明快的美意否？这是哲学家的话题，我们且不管它。徐小斌的情趣，大概还不是哲

学层面的,她是敞开生命的一种实验。或者说,在语言的跋涉里,她看到了自己所不曾看到的一种可能。因为厌恶俗世,便寻找打开精神之门的钥匙。她提供的经验是,日常的逻辑已经死亡,唯有在非逻辑的另类表达里,大概才有一种突围的可能。她的颠覆俗界的过程,恰是恢复人的神性的过程。这种神性不是耶稣式的,也非释迦牟尼式的,在作者看来,只有听得到上苍声音的人,才可以有救。人所不知的存在太多,我们可怜的世间,已经没有这样聆听的能力了。

孙 郁

2012年7月2日

目 录

聆听者(代序)孙郁 / 1

做绢人的孔师母 / 1

玄机之死 / 32

缅甸玉 / 58

末日的阳光 / 101

银盾 / 135

过门儿 / 147

黄和平 / 158

无执 / 170

无相 / 192

蜂后 / 216

双鱼星座 / 240

迷幻花园 / 302

别人 / 335

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 / 432

不一样的烟火——深度访谈徐小斌 / 510

做绢人的孔师母

1

20 世纪 50 年代出的那些月份牌，凡画着女人头像的，似乎与 30 年代上海滩的没什么不同。也是一律的柳叶眉、丹凤眼、檀口含丹、香腮带赤，像是初学工笔的人画的画，连衣褶的线条都是一样的。段家的人除了书茵以外，没有哪个对这种月份牌感兴趣。可是十二岁的书茵却欢喜得了不得——妈去合作社买回来的这张月份牌，她揣在手里看了又看，才舍得挂在墙上。

月份牌上画的是个古装的姑娘，拿一把宫扇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最别致的，是旁边一个架子上踏着一只鹦鹉，毛色斑斓得很，好些年后书茵才知道，那是鹦鹉中的名贵品种，叫作琉璃金刚鹦鹉。

如今月份牌已经挂在墙上一个多月了，已经到了旧历年的年根了。家里从来重视的是旧历年。奶奶忙着腌腊鱼腊肉，蒸包子，做梅干菜、糯米酒……两只手洗得通红，青筋暴着，左手戴的银镯子碰得瓷盆咣啷啷响，嘴里唠叨着：“……老话哪有错的？二十五，打豆腐，二十六，年办足，二十七，样样齐，二十八，洗邋遢，二十九，样样有，三十夜，桃花谢，初一早，年拜了，屁股一弓，手一托，糯米糍粑就到了手！……”——本是说笑的，偏就有人认真。妈半捂着鼻子似笑非笑地哼一声：“三十夜桃花谢，哪有冬天开桃花的？可